

秋風



中華
民國十八年一月初版
民國十九年三月再版

秋

風

(全一冊)

(定價銀三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)

不 准 翻 印

著
作
者

王 天 恨

出
版
者

世 界 書 局

印
刷
者

世 界 書 局

發
行
者

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
上海四馬路
暨各省
世 界 書 局

新裂齊紈素，皎潔如霜雪，裁成合歡扇，團圓似明月；出入君懷袖，動搖微風發。常恐秋節至，涼颼奪炎熱；棄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絕！

目次

一 十個月

二 將棄

三 離婚

四 不久長

五 一個棄婦

十個月

在福星旅館裏，他什麼都承認，一切一切，林小梵無不承認：程紅珠的要求，當時看去似乎都容易辦到，的確一點也不難的！她的要求：不過是擔任她的生活費，很微，一個月四十塊錢就夠了；其次：就是一個月至少有十天左右宿到她那邊去，這在當時看來，更不成問題，林小梵或者自動超出她的要求範圍，一個月同居二十天都可以，結合的主旨，不過這一點，所以應聲比什麼話都講得自然。

「冷酷的故鄉逼得我這樣，發生厭世心腸後才遇見你，從此，我重新爲人了，誓不再回到故鄉去，長久住在此地。」程紅珠。

「很好！我希望你永永快樂。」林小梵。

「房子不須寬大，七八元一月租金的房子就可住了。」程紅珠。

「本來一個人，——就是兩個人住，也不須怎樣寬大的房子，明天就去尋，長寓在旅館裏是不值得的。」林小梵。

「自己燒飯，極便當，一個月也不過一二十元就夠了。」程紅珠。

「能夠自己燒飯，更好，我還慮你沒有做過這些事，一時弄不慣

。」林小梵。

「細細算來，大概四十元一月總綽有餘裕的，我自己知道節儉。

」程紅珠。

「不生問題，由我擔任好了。」林小梵。

「一個月你總要有十天左右和我在一起，可以教授我些國文。」
程紅珠。

「那當然！」林小梵。

口頭條約就是在福星旅館裏訂定的，兩人坐在銅床的邊沿上談判成功，所以這條約，可名為福星條約，也可名為銅床條約；接着又商量她此後的生活方針，她的希望：補習補習國文，將來可以到社會上做事，或者做一個教員，生活就能夠獨立了！他很贊成，勉勵了一下，於是這個問題就完全告一段落，往後便談不到此類關於金錢的掃興話了，一直過了三個月，也沒有談起過。

確是沒有談起過，總是在笑話之餘，林小梵倦了，坐到桌子旁邊

的椅子上，悄然取出皮篋，拿出一疊鈔票來，很不經意似的向桌上一放；程紅珠迅速的接過，嘴裏還講着別的話，真是希鬆平常，一疊鈔票，差不多就是一疊草紙。所以程紅珠很快樂，她的心裏就只有計着他這個月裏一共宿在這裏幾天，真的，像是天然每月有四十元鈔票——或者多些，但決不會少——飛到她手上一般，脣舌都不費，他悄悄的拿出來，她迅速的接過去。

但是在第四個月，快樂就屬於片面的她，他不快樂了；他爲了使她快樂，仍是和已往的三個月一樣，很不經意似的向桌上一放，其實，很經意；表面上裝着希鬆平常，不算一回事；她那裏曉得這四十元裏面，有十元是向同事借來的呢？自然他的借錢是出於偶然，再拮据

些，總不會連四十元也拿不出；或者今天借了，明天就還，不過既然出於「借」，總不很快樂了。當他裝着不經意的樣子由皮篋中拿出來時，不無有「可惜」的感想，借了錢給別人使用。

程紅珠那裏覺得，依然輕淡的說：

「時候不早，今天就在這裏吃晚飯罷。」原來這天是下午五點鐘的時候，將四十元送給她的，還是特地送來，不像已往的三個月，忽然想起就由皮篋中拿出，所以這也是特異的一點。

但是過不幾天，經濟恐慌的弱點就露出來了，不過還沒有到使她驚恐的程度。

「樓下房東太太有個親戚不知從那裏帶了一疋印度綢來，打算賤

價賣給房東太太，房東太太一時沒有錢，和我談起，要介紹賣給我，貨色是看過了，不錯，我想倒可以買下來，很合算！」程紅珠說。

「不見得便宜罷。」林小梵說。

「怎麼不便宜，比較到店裏去買，至少便宜兩角錢一尺。呸，這正印度綢，還在樓下房東太太那裏，我可以取來給你看看。」程紅珠不服似的說。

「不必！不必！我現在沒有錢，看中了也還不能買。」林小梵懶懶的說。

「我現在沒有錢，」這話不像是從林小梵口中說出來的。她自從認識林小梵，一直到現在，沒有聽他說過這句話。「你沒有錢，我有

呢。」她戲着說，就是不相信他的話。真的，林小梵如何會沒有錢。

不過印度綢總是決定不買了。程紅珠很乖覺，看了他的態度，「沒有錢」的話，雖然不足信，他不高興買那印度綢，却顯然可見，所以就不繼續追下去。談了幾句不相關的閒話後，林小梵起身取熱水瓶，倒了一杯開水，一面說：

「今年的運氣壞極了，又是失敗，失敗了三次了！」

「怎麼失敗？」程紅珠愕然問。

「公債失敗，——你不曉得，或者說明了你也不懂，就是投機事業，賺錢容易，虧本也容易。」

「你虧本了麼？」程紅珠緊接着問。

「自然虧了本，才說失敗，今年已經兩次虧本，這是第三次了；前兩次虧的數目小，我也不十分介意，只要大大的翻一次，就翻回來了。不料翻本沒有翻到，竟又全軍覆沒，以後便連翻本的本錢也沒有，完全絕望了！」

「共虧了多少？」

「八千元。」

「八千元，」她照樣的說了一疊，把眼睛呆視着他的面，似乎也
不足相信，又問：

「可是真的？」

「誰誑你，笑話！」面色沈着的答。

面色證明了他的話是真的，她驚異的說：

「竟虧了這許多！嚇！」

「運氣壞極了，去年那麼順利，好像是夢，總是賺進沒有虧折過。」林小梵噓了一口氣，一杯開水已經吃完，重新倒第二杯；她很殷勤的拿過熱水瓶來，替他倒了一杯。

這天，二人都不快樂，林小梵臉上罩了一層黑氣似的，悶悶的坐着，無聊的吃開水，又看看久擱着的一冊文藝雜誌，沒有話；程紅珠也沒有說笑的興致，同樣的悶悶無聊，大家默然良久，她才欠伸說：

「好燒飯了。」

於是去升爐火，弄菜，切了一碟子火腿，這是他歡喜吃的；但在

午膳將要燒好的時候，他忽然立起來，說：

「我走了！」

這又是出於她意外的，她的詫異和不樂的態度，幾乎和聽到他虧折八千元的話一樣，兩個眼睛呆視着他，說：

「已經燒好了飯，爲什麼不吃？吃了飯再去就嫌遲麼？」

「近來的心緒，非常惡劣，不願意吃飯，我到公司裏去了。」

「到了公司裏也要吃飯的呀。」

「吃飯固然要吃飯，此刻還不覺餓。」

「少吃一點。」

居然挽留下來，忙亂一陣，幾碗菜擺在桌上了；吃時，林小梵臉

上還發現笑容，她也就略略寬心。林小梵說：

「八千元，連先前所虧的，共一萬元多些，可惜呀！前回兩次失敗，在這裏告訴過你麼？大約談過的……」

「沒有告訴我過。」她緊接着應了這一句。

「在我們做投機事業的人，虧折一兩千元，實在不希罕，今天失敗，過不幾天，又翻回來了；不料這回竟是全軍覆沒，三天工夫，失敗八千元，嚇，一萬元到別人袋子裏去了，要是還在我袋子裏，那是何等寫意，一萬元也夠我揮霍咧。」

「誰教你不當心呢？」她並不十分明瞭於投機事業，這樣責備着。

「哈！」他笑了一聲，「這有什麼當心不當心，公債市面，瞬息萬變，誰能預料呢？早這麼兩個鐘頭交割，還只虧四千元。——」

「該死！怎麼不早兩個鐘頭交割呢？」

「嘻嘻，預先曉得失敗，也不去做了。」

只吃了一碗飯，就攔箸。「怎麼只吃這一點？」她這麼說着，但是並不強他再吃。他丟下碗箸，取了一匙菜湯送到口邊剛要喝下去而未喝下去的時候，湯匙停頓在口邊，又惋惜似的說：

「嚇，一萬元到別人袋子裏去了，要是還在我袋子裏，那是何等寫意呀！」

一匙湯喝下去，就立起身來着衣，拿溼的毛巾在口邊揩抹了一下

，走了。

他走了，但是室中的空氣，却從此變了兩樣，和在他未到這裏來以前的空氣，多少總有點變化了！她沉默了差不多有二十分鐘之久，樓下房東太太的小孩子跑上樓來，並沒有怎樣吵，她就覺得憎厭；從前很歡喜這個小孩子，一見孩子的面就要拉到身邊來，今天不然，而且低低的說：「下去，你的媽喊你。」

開始走入窰連，其實還沒有使她受到影響，不過總覺得有點聯帶關係，心上就攔着一付重擔子了。直到第三天，林小梵重來時，她趕緊看他的臉色，和往常一樣，不見得比前天的黑氣深，似乎沒有經過什麼大失敗，她才放了心；談了幾句閒話後，又自然而然的歸結到一